

稗子

■彭建华

青年时代在村里做农活时,我常怀着
一个疑问:为什么像秧苗、蔬菜等作物,农
人是精心侍弄在打点,但稍不注意就黄了
枯了,甚至是死了。而那些杂草,无论你
割、拔、锄、杀、晒,将十八般手段使完
尽,都制止不了它们的“春风吹又生”。其
实,很多时候根本就不需要等到“春风”,
只是一场细雨,或几天的夜露晨风,就已
是一派盎然了。

特别是田间的稗子,市场上居然有
种叫二氯喹啉酸又称杀稗王的农药出售,
专门用来对付它,这在所有的杂草可算是
独享“殊荣”的了。由此可见,这个叫“稗
子”的家伙是何等的顽固和厉害。

稗子,又叫稗草,或稗,是一种农田
最为常见的杂草。禾田里的稗草主要有
两种来源,一是头年的稗草结子落入田中
发出来的稗苗所长,二是从秧田扯秧时
夹在秧苗中带过去的稗苗。

1982年农村刚实行生产责任制时,
19岁的我已经没有读书了,只得在家务
农。记得当年最让我烦的就是这个叫“稗
”的杂草了。那时,家家户户种的都是
早、晚两季的双季稻,因为是刚刚包田
到户,农民不但积极性高涨,而且都是
精耕细作,生怕自己种的田比别人差,
少了收成不说,还让人说不会种田,失
了面子。这样,家里田间除草的任务就
落到了不再上学

的我头上。

首先一关是秧田除稗。家里秧田有
四五分宽,分成一米半左右的一厢厢。我
就逐厢逐厢地去从秧苗里选稗草,见一
根拔一根。十几米的一厢秧需得分两
边去拔,才够得到手。每到田坎边,差
不多要握满一手,然后随手丢到田坎上,
回家时用巴篓背去自家鱼塘给鱼吃,或
者洗干净了做猪草用。

拔稗草看似轻松,其实很辛苦,身
子总是勾着,一天下来真是腰酸背疼,
很不好受。更麻烦的是,那稗草虽然长
得比秧苗要高挑苗条,但样子还是蛮像
的。特别是那些刚长出来的稗草,细如
丝线,夹在成片成片、密密麻麻的秧苗
里,让人找得头昏眼花。

到了中耕的时候,一边用脚来田,
还要一边用眼去搜寻稗草。有时一个
禾兜几乎全被一株稗草占领,在稗草的
疯狂成长下,原本蔸下的禾苗已被占
巢,只剩下一两根矮矮的禾苗,可怜巴
地苟延残喘,奄奄一息。这时的我只能
用力去拔稗草,由于稗草的根系特别发
达,伸展得既深且宽,往往还要费上吃
奶的力气才能将之悉数拔起。如果稍
有不慎就会拔断,留下几截根茎在里
面,又会很快长成繁茂的一株稗草出
来。

按理说,经过如此两番“严打”,稻田

里的稗草莫说绝迹,也应该是很少了。
错了!到得稻穗黄了之后,一不经意就
会发现,已经饱满垂头的稻子上会浮
上一片高耸的稗子来。这时,它不再
仅仅是稗草,早就结出了长长的稗穗,
还像个趾高气昂的胜利者,将头颅高
仰,在微风里左摇右摆,唱着“刹啦
啦”的歌谣。

我呢?只能以一个失败者的姿态,
乖乖地接受父亲或母亲的一顿臭骂。
“你个懒贼,先前打摆子去啦?天天扯
稗草,还长出这么多来!”见我茫然,
母亲一顿脚,吼一声,“还不赶快去
割掉!”我忙挑一担箩,将一把镰刀往
背篓里一丢,再挂在扁担上,垂头丧
气地逐丘稻田里打扫战场。我的任务
就是背上背篓,去田里割稗穗。如果
稗穗泛青没熟透的话,倒还好,可以
颗粒归篓;一旦熟透了,就根本受不
起那镰刀的一割,只要手一抓,稗穗
就会散开,无数的稗粒就会如雨一般
“哗啦啦”地直落,最后割下来的只
是一截光秃秃的稗秆。

掉进田里的一颗颗稗粒,就是下一
季继续守候稻田的杀不尽的“稗兵”!
无论是水浸了,再过冬了,最后又犁
了耙了,都是挡不住这些“稗兵”的
第二季疯狂。

如果,将稗子像水稻那样种植,谁
会成为它的“杂草”呢?
会是稻子吗?

湘南的樟树

■何文胜

湘南但凡有比较开阔点的地方,
如又没人过分打扰,就几无例外的会
生长几株冠盖如云、魁伟大气、身材
比例极佳的大樟树。

樟树是几乎无需栽种的,在你毫
无察觉的时候,某个地方就钻出了它
的茎干。也几乎是从不要人施肥剪
枝,它们就可以长得很好,前提反而
是我们不要过分地去关照它。

樟树的树冠如果经过自在的生
长,往往成就极为蓬勃美观的样子。
而一旦长成大樟的模样,在村里往
往就会被大家自觉地予以保护重视。
这样,在村口、水井边容易器宇轩
昂地矗立着的大樟树,让你在很远的
地方就能看见,然后像坐标一样指示
着你的脚步到达熟悉的乡土。就像每
一年的清明,车子将开到大路,就会
望见外婆家前面那几棵大樟树。

这个春节假期我住在东镇,院门
左手边有棵樟树曾是这里最高的树。
挨着它的房屋这些年拆了建,建了
拆,越砌越高,似乎这棵樟树也跟着
长高了不少。前年修沥青路,给它
搞了个坚固的围子。也就是从那开
始,这棵树开始衰颓。先是本该全身
返绿的时节,它的春天却姗姗来迟。
不到两年,终于耗尽了全部生命。出
于安全考虑,大家主动拉倒了它。依
我看,还是给它留的泥地面积太小
的缘故,而这样的事已经遇见几次
了。

但是说到最漂亮的大樟树,还是
要数出院子右手边钢管场里的那
一棵。曾经的兵工厂的这个位置,是
后门边堆放杂物的地方,有一个足
球场那么大,松软的泥土大坪铺着
一层薄不厚的腐殖物,像一块透气
的大地毯,踏上去颇有弹性。本就
应该人迹罕至的这个地方,厂子改
制搬迁后,更是已经废弃多年。靠
右侧一点的地方就有一棵巨大的樟
树。论形态,可

谓四地落桩、十分稳重。枝条又特
别匀称,朝着四周伸展开来,高度
刚好与老旧的车间屋顶相协调。

鸟最喜欢把窝搭在大树上。枝
繁叶茂的,不会被轻易地窥见它们
的生活。麻雀居多,一天到晚叽叽
喳喳八卦不停,于它们而言,或许
也是幸福生活的重要内容吧。感
觉近十多年来,白鹭大大增多了,
谋生在河滩沟渠,栖息于大树之
巅,因着洁白的羽毛,匀称的体
型,尤其轻盈的飞行姿态,在乡
下常见的飞禽中,它们是分外惹
眼的。

此外,白鹭的兄弟麻鹭、穿
礼服,夹着白羽的喜鹊、黑不溜
秋的黑鸫、少年老成的白头翁,
名字特俗但一点也不丑的“猪
屎鸟”,都在上面安家落户。日
出时分就趁着清凉一窝蜂出去
找生活,日落时分又成群结队
飞回窝巢。如果对时间要求不
那么精确,完全可以将这个当作
闹钟用。

以前读过书的九中,也有好
多大大小小的樟树。一到夏天
阳光充足的时候,它们就在静
静的校园里遮出一块块的树荫
来。就算时不时要掉下一只只
色彩斑斓的毛虫来,也没人
产生要砍掉它们的念头。

樟树当然还有一个缺点,爱
掉叶子。常常是扫过一遍,回
头又是一地。我倒不觉得这个
很为难,如果不是下雨天把落
叶沤烂粘在地上,我是宁愿让
落叶在地上躺着,或是让风吹
着,黄绿杂陈的,偶尔在地上
滚过时显得是那么动感十足。

早些年去过那里,多数的
樟树已不复存在,给修成了大
水泥坪。现在,母校更是异地
重建去了,而那就不再是我的
九



中啰。

这些印象令我有一个强烈的
错觉,仿佛有很多大樟树或者其
它大树是一个乡村、一所学校
的标配。它们兴许是些随风飘
来的种子,经过数十上百年的
成长才长成了那个样子,也许
它的年轮里有一部更精彩的方
志和校史也不一定。但遗憾
的是,现在好多地方、好多学
校都不兴栽树,尽想着移树、
买树去了,更甚者,还有爱上
砍树的。

忽然,我不经意地想——竟
然也不仅是樟树如此,很多树
都是如此。



小确幸

■谢冬梅

油菜花一座山一座山地灿烂,像
天上落下来的云彩!不对,天上没有
如此明黄的云彩。那就形容是油漆
吧,明黄色的油菜,春姑娘发了
欢用尽全力在大地上泼染。山丘
着色,田野着色,池塘里的水也
着色,半池明黄半池阴灰。花香
在空气里肆无忌惮地奔跑,草含
香,泥土含香,小鸟的鸣叫声也
含香,悠长婉转,直把人心撩
拨得酥软酥软。

我叫师傅把车开慢些。放下
车窗,花瞬息飞奔过来,香瞬息
飞奔过来,我的眼睛,我的鼻子,
都来不及迎接它们,就被它们
一股脑儿缠绕。看过一句话,
“没有谁不珍惜生命,可是很少
有人珍惜时间。”花朵就是时间,
清香就是时间,春天就是时间。
我们都不是无情的人,无法任
春挑逗而无动于衷。

昨天和朋友聊天,她说可不
可以带她一起上班,她从来没有
这么长时间守家里不出门,现在
很想要出去。她开始羡慕我可以
天天去上班,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
事。

我不禁有些小确幸,能在卫
生系统工作,这个特殊时期,我
仍在上班。不过,我的自由行走,
也不过是从家到单位到辖区医
院。然而,一路上能够感受风一
点一点变暖,看到花一山一山
地开,闻到一阵一阵甜蜜的香,
甚至还有可能淋到一场绵绵的
雨。这些平时完全忽略的小事,
现在都变得非常重要,变成那些
不能出门的人近在咫尺的遥远。

玉兰开花了。停车确认过,
它叫二乔玉兰,大概是大乔和小
乔的并合。东汉末年,乔家生
出两个流传千古的大美女——
大乔和小乔,姐妹俩分别嫁给
孙策和周瑜。“遥想公瑾当年,
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周
瑜雄姿英发,是因为小乔初嫁
给他了。“羽扇纶巾,谈笑间,
檣櫓灰飞烟灭。”周瑜意气风
发,使檣櫓灰飞烟灭,还是因
为小乔初嫁给他了。美,不仅
给人视觉享受,更给人信心和力
量。

花如人,能感知,有灵性,可
曾见过有花错过开放的季节,又
可曾见过有花开错季节。都没
有,它们按时来,按时去。是不
是有谁在指挥呢?打开这个闸
门,这色花儿齐整儿上场;打
开那个闸门,那色花儿齐整儿
上场。天大地大的舞台,演员
们齐齐整整粉墨登场。那么,
花开之后到哪里去了?开花之
前藏在哪儿?佛说,从来处来,
向去处去。一来一去就是一生
吗?来去之间,如若遇上疾病
和苦难,或者提前凋落,算不
算一生?

伫立树下,仰望盛开的花朵,
嶙峋的枝干上没有叶的陪伴,
依然俏妍婷立。我突然担心起
来,我担心风担心雨,担心一切
外来的伤害。那么娇嫩,那么
新鲜,欢欢喜喜洋溢着生命的
芬芳。它们一定不知道以后要
经历风经历雨,经历随时可能
降临的厄运。就那么热情地绽
放着,掏出生命中所有的颜色
放在那里,好像谁要都可以拿
去,毫无保留。它们还可能不
知道这一来一去其实就是一生。

就让花儿无忧无虑地完成一
生的绽放吧。世界,你一定要
平静安好。玉兰花旁边有紫
丁李,花朵小如星星,满树包
裹棉絮似的绒蓬。遇见有人拿
着一枝,我说这花漂亮得像假
花。拿花的人照着花枝仔细
看,“哪有真花像假花,只有
假花像真花。”

真假的区别在于生命,拿在
她手里的花已经失去生命,那
就是假的。假,是虚伪虚空无
物,是灰飞烟灭。留在手里的
也不是花枝,是美丽的失去了
生命的形体。

前一刻还在枝头上和同伴嬉
笑的花枝,转瞬就离开了。多
么容易就离开,一句话只说到
一半,声音卡在喉咙里,生命
就停止了。多么容易停止的
生命,多么容易失去的生命,
在这变幻无穷的世界里,活着
就是生命的小确幸。